



百年人生丛书

徐光耀 著

昨夜西风凋碧树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百年人生丛书

徐光耀 著

昨夜西風凋碧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昨夜西风凋碧树/徐光耀著. - 北京: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01. 1

(百年人生丛书)

ISBN 7-5302-0625-7

I. 昨… II. 徐… III. 徐光耀-回忆录 IV. 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4710 号

·百年人生丛书·

昨夜西风凋碧树

ZUOYE XIFENG DIAO BISHU

徐光耀 著

*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 · [www bph com 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通县电子外文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7.5印张 149 000字

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7-5302 0625-7

I·610 定价: 15.00元



血雨腥风，走过了抗战八年，养成了「二介武夫」的外观。农民的儿子终于长大了，在照相馆中还有点腼腆。



作者照片

上

背后是冀城伪县衙照壁，院中矗立着一座五层大岗楼，石德路上火
爆的最后一战，日本鬼子结束了它可耻的历史。

下
正是历史大飞腾的一九四八年，随杨成武兵团转战塞北察南，虽然是
风刀霜剑，广漠千里，战友们无不是雄姿英发，眼望蓝天。



作者照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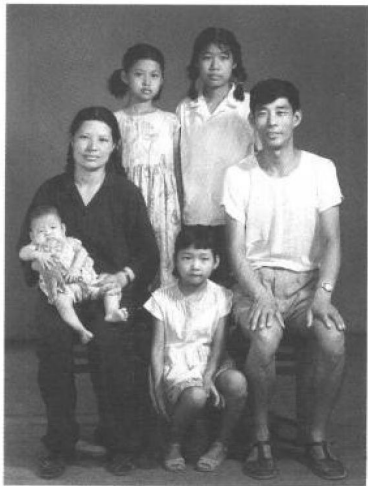
上 中 下



钻在朝鲜火线的战壕里面，观察三百米外的美军前沿。战士们常喊我「徐记者」，闹不清我是怯懦呢，还是勇敢？

朝鲜的山水是最美最美的，她本该孕育温馨的和平，可惜啊，山那边正炮火轰鸣，把一场恋人情话也搅得难以轻松。

正是青春年华，肩扛两杠一花。道是前途无量，右派帽子等他。



上 从「右派」刚变成「摘帽右派」，分到保定文联当工作人员。来此观光的孙犁毫不「见外」，同我合影在满城抱阳山。

中 中立者是我的姐姐徐志民，右边乃妹夫刘砚田，脚下是姐姐带民工建成的雄县大桥，万石军粮弹药曾从这儿流往前线。伟大的平津战役即将开始，命令是：大桥三日不成，「请提头来见！」

下 温温馨馨一张「全家福」，小儿子还不知羞地光着屁股，「文化大革命」正闹得人们走投无路，这贪生的一家不知该笑该哭……



上 下

团坐麦场上，老农亦老兵。荡荡烟尘路，蔼蔼故人村。
包产刚到户，温饱才称心。光景往前看，无不笑吟吟。
一辈子喜欢着祖国的战士，叹只叹也有『代沟』横在
我们中间。东海
的雁荡山高耸入
云，高不过我心
底的这份热恋。





作者照片

下 中 上

丁玲作古了，但还紧张地立在画框之中，她心里放不下的事太多太多了，包括从小当兵的我和李涌。

转眼间妻子已到六十大寿，从愁中冲出来都忘了愁，往日里相濡以沫，今朝里相濡以酒。

从湘西买来一只竹篓，背孙女，背希望，也背忧愁。铁凝看了这照片一阵发笑，说我一辈子都像老黄牛。





百年人生丛书



作者照片

内容提要

这是以《小兵张嘎》等作品饮誉文坛的老作家徐光耀同志撰写的回忆录。作者回顾了自己自13岁参加革命直至“文革”结束的极富戏剧性的人生经历，翔实地记述了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和解放后反右、“文革”等政治运动中的亲历亲见，以坦诚刚正的笔触，表达了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历史的反思及人生的思考。

作品寓苦涩与沉重于轻松、幽默之中，以讲故事的形式写出了一个个个人物、一串串事件。坎坷奋斗者的视角，老作家的文笔，使此书既有深厚的思想内涵，又具浓郁的文学色彩，读来引人入胜，发人深省，为研究中国当代思想史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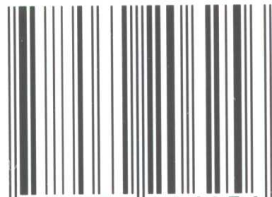
百年人生丛书

作者小传

徐光耀，1925年生于河北雄县。13岁参加八路军，亲历过抗日、解放、抗美援朝三场战争，当过锄奸干事、编辑、记者。新时期以来，曾任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、主席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，中篇小说《小兵张嘎》《四百生灵》《少小灾星》，以及短篇小说集《望日莲》。另有四部已拍成影片的剧本，其中《小兵张嘎》广为人知。

思痛录	韦君宜著
毕竟是书生	周一良著
生命的风景	吴冠中著
虽九死其犹未悔	叶笃义著
昨夜西风凋碧树	徐光耀著
沪上法治梦	何济翔著

ISBN 7-5302-0625-7



9 787530 206256 >

目 录

热土·····	(1)
老妹子·····	(18)
我的第一个未婚妻·····	(30)
杀人布告·····	(38)
忘不死的河·····	(46)
神游故校·····	(57)
春潮带雨·····	(73)
昨夜西风凋碧树·····	(83)
跳崖壮士·····	(175)
千萌大队·····	(188)
紧邈·····	(205)
两出大戏·····	(219)
后记·····	(234)



热 土

一、傻 子

我五六岁的时候，人们都管我叫“傻子”。

其实我有个很好听的乳名，可谁也不叫，我父亲，我姐姐，我的街坊邻居，连我的小小妹妹，都叫我“傻子”。奇怪的是，不论谁叫，我都答应，很习惯，很自然，一点儿也没有什么不舒服。

终于有一次，姐姐很严厉地嘱咐说：“再有人叫你‘傻子’，不许答应了，你都快上学了！”

当天，走在街上就碰到有人叫，我便马上抗议：“我不叫傻子，我叫玉振。”人家就哈哈大笑，笑我的抗议简直是将黑作白，更显得傻气。

第一个不再叫我“傻子”的是姐姐。我四岁时失掉了母亲，把我拉扯大的，就是姐姐。



家很穷，父亲脾气暴，天天骂我们这几个孩子是“催命鬼”，是“债主”，是他“前世欠了账的冤家”！刚拿得动镰刀，他便让我去割草；刚提得动木筒，他便让我去打水。有一个早晨，我好不容易打满半筐草，蹬着露水，拖着泥鞋，一进家门，父亲便骂：“半天就打了这么一丁点儿来？看你有脸端我那碗粥！”姐姐就赶忙拉我到一边，替我揉那压肿的肩膀，悄悄地，含着泪，一句话也不说。

姐姐一生都没有进过学校，可她支持我上学。父亲说：“上学？每天少打一筐草，还要拿学费，哪有那个闲钱？”姐姐说，每人每天省一口，她自己省两口，一年还省不出两块钱来？！——这样，我就上学了。因为上得不容易，学起来就不敢太撒懒，年终一考试，我闹个第二。姐姐得到了证明：这个弟弟不算太傻。

父亲也有好脾气的时候。冬天，夜很长，点不起灯油，吃过晚饭，睡觉吧，太早；不睡吧，枯坐愁城，又太没意思。孩子们小，大人过于威严，家常话也拉不起来。也是憋出来的法子，父亲自告奋勇：说笑话。这当然大受欢迎。于是夜复一夜地听笑话：《张三杀撮子》《傻小子拜年》《秃疙瘩跟红眼儿比本领》……笑话说完了，就说“大戏”：《庆顶珠（打渔杀家）》《牧羊圈》《捉放曹》《六月雪》……大戏也说完了，便转入成本大套的“古书”。我父亲认字不多，“学问”真不少，他说的“古书”是《呼延庆打擂》和《薛丁山征西》，到了小学三年级我才弄明白：他这些“成本大套”原来就是两本小人书——现在叫连环画，可那时它们竟成了我一家的大好精神食粮。



切莫小看了这些笑话、“大戏”和“古书”，它们打掉我不少傻气，并且很快使我扬眉吐气，而且出人头地了。

那年又逢春节，为了度过年关，父亲去杨柳青办了些年画来，经过自己的裱糊整理，赶集上店去卖。年画中有叫“八扇屏”和“小四条”的，也是一套套的连环画，每套演一个故事，如《白蛇传》《杨家将》等等就是。那时我是三年级的小学生，已能根据画题和说明，当众宣讲画上的故事，这比做广告效用还大，生意好做多了。父亲虽然老嫌我宣讲得不积极，而乡亲们却把我高看不少，十岁大的孩子，能成套地“讲古”，在文化落后的乡村，岂非羊群中出了骆驼吗？

尽管父亲老对我不满，心里还是喜欢的。他又借些书来，灯油也舍得花钱买了。长夜漫漫，我就在灯下给全家念书听。什么《精忠岳传》《巧奇冤》《三侠剑》……一部接着是一部，念是念得磕磕巴巴、连蒙带唬，可听的人却津津有味、如醉如痴。我自己也陶醉在那些豪侠故事中，日夜为岳飞、牛皋、胜英……担忧、狂喜、悲伤，当岳飞屈死风波亭时，一家人都热泪满腮，歔歔不止，把个秦桧恨入骨髓！

念书入了迷，行动上便也有些“魔症”，走起路来常常蹦跳翻腾，踢踢打打，大有“飞檐走壁”、“闪展腾挪”之势。姐姐看在眼里，不但不以为怪，反要成全我的志向：她拿起菜刀，砍条木块，在灶火膛前打磨刮弄，做成一支飞镖，还用红布缀上个穗头，使我在几个月中飞来掷去，一直做着“飞镖黄三太”。那股凛凛逼人的豪气，至

今想来仍然令人神往。

姐姐天天做针线，稍有空闲，也绣花，我的鞋上就多次出现过鲜活的玫瑰或芙蓉，等到姐姐听书入迷之后，就改画画儿了。“大破莲花湖”的男英雄们自不必说，花木兰、穆桂英、樊梨花……更是她笔下的“骄子”，她们一个个擎旗贯甲，跃马挺枪，把一派勃勃英气，化作纸上云烟。

最令我惊异的是：我在灯下念书，她在灯下缝衣，两颗头争着一盏灯，我念个不停，她缝个不停，有时滋滋一阵响，焦味弥漫，一缕头发烧焦了，她却还没有发觉。就这样，一冬过去，她竟然也能把书读懂了。她说，她是跟着我的声音，盯着我书上的字，一行一行跟下去，跟会了的。可我从来没有觉到她停下过针线啊！——比起她的聪明，我是多么笨啊！令人愤愤不平的是：为什么能送我上学而不能送她上学呢？凭什么哟！……

然而，也许姐姐比我更傻，她干过很多傻事：七七事变第二年，八路军刚刚在我的家乡出现，遍地还流传着“好人不当兵”的古训呢，她就打破了父亲的固执，把我——她惟一的弟弟，送去参军了。此后，烽烟遍地，战火纷飞，因为五年多得不到我的信息，她又跑去求神许愿：甘愿一辈子不吃荤，以换取能见弟弟一面为满足。五八年，我被打成了右派，她几十个昼夜不合眼，最后得出结论说：“中国一定是出了奸臣！”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在“四人帮”淫威极盛时，她几次私下向我肯定：“江青是个特务！”七六年，唐山大地震，叠压着的预制板压住她的

胸口，弥留之际，她还发出判断说：“苏修亡我之心不死，他们打来了原子弹！……”就在拖着个赤条条耗光了精力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她也显得何等天真和傻气啊！

二、当 兵

尽管在小学时便养成一点尚武精神，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当兵。

我从小见过的大兵，都是可怕的。他们进村就抢劫、打人、发横、污辱妇女……一说“大兵来了”，老百姓就连忙逃遁躲藏，避之如匪贼，“好人不当兵”的话，已流传很久很久了。

七七卢沟桥的炮声，把这些大兵——连同附着于他们的官僚、党棍、警察等等，一概轰跑了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，使大片国土轻轻沦丧，撇得老百姓两眼望天，六神无主。土匪、恶霸、流氓、豪绅……乘机而起，到处招兵买马，争立旗号，画地为王，于是“主任遍天下，司令赛牛毛”，时势大乱，人们像站在一块滚烫的热土上，谁来收拾这个残破的局面啊？

“中国人要当亡国奴了！”成了一句流行的话。

什么是亡国奴？从传说中我得到一个具体形象：据说日本人到来之后，他要骑马，就先叫一个中国人跪在地上，然后登着他的脊背上马。我父亲在天津当过小工，亲眼见过洋人的辖治。他说，中国人在他们眼里，连一条狗